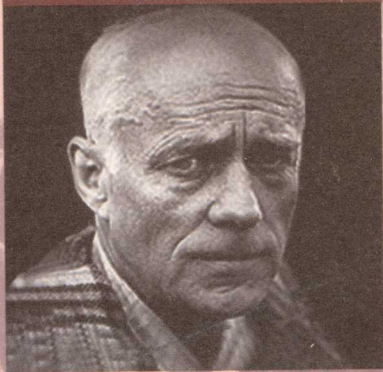


台奥多尔·普利维埃[德] 著

战争亲历者  
丛书  
自叙



# Stalingrad

宁瑛 钟长盛 王德峰·译

Theodor Plievier

Th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德国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

整个军团被包围

直到1943年投降的可怕经历

在茫茫的俄罗斯雪原上

忍受着严寒、饥饿、伤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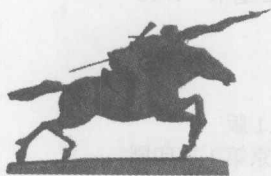
被迫执行希特勒的抵抗命令

# 斯大林格勒



# 斯大林格勒

[德]台奥多尔·普利维埃 著  
宁 瑛 钟长盛 王德峰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大林格勒/(德)普利维埃著;宁瑛等译.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5033-1855-4

I.斯… II.①普… ②宁… III.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4359号

## 书 名:斯大林格勒

著 者:台奥多尔·普利维埃

译 者:宁 瑛 钟长盛 王德峰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符晓笛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郭艳徽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361千字

印 张:23.5

印 数:1-10100

版 次:2005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3-1855-4/I·1452

定 价:35.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斯大林格勒》前言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十分重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战役,它彻底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势,标志着希特勒的东进攻势被阻。它即是德国军队在军事上的惨败,同时也是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作为苏联的一个主要工业中心,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1942年夏,纳粹德国军队控制了斯大林格勒以南和以北的伏尔加河流域,并企图从那里进一步占领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南俄和高加索地区,切断石油供应线。然而保卢斯指挥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和克莱斯特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在这里受到了苏联军队的顽强抵抗。第六集团军以30万兵力,在1200架飞机的配合下攻入市区。双方展开了每一栋房屋,每一条街道,寸土必争,短兵相接的激烈肉搏战。斯大林格勒成了一片火海,房屋变成废墟。在苏军的英勇抗击下,德军始终未能真正占领这座城市,相反自己落入了苏军的包围中。德军的供应开始接济不上,俄罗斯冬天严寒的恶劣天气对于这支本已筋疲力尽的队伍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1月19日苏军南北夹击的反攻开始,希特勒仍然命令弹尽粮绝的第六集团军做无畏的抵抗,要求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这样他们就在失败和死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到1943年2月2日最后投降时,除了被击毙和死于伤病的人之外,只剩下包括保卢斯元帅、24名将军、2500名军官在内的9万残兵败将。至此举世瞩目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第六集团军的彻底覆灭告终。

关于这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战役,有许多文学作品做过描写。中国读者熟悉的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日记



夜夜》，就是表现苏联军民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经典之作。而普利维埃的《斯大林格勒》则是从德国作家的角度真实记录这场战役，并分析、评价他的国家的过失的一部分，自然又具有其特殊的意义。普利维埃1882年出生于柏林一个多子女的手工业者家庭，17岁就独立出外谋生，到过南美洲，参加过1918年的德国水兵起义。20年代受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他以左翼政论家的身份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后来又创作了反映南美洲冒险生涯的短篇小说和描写战争经历的长篇小说，以表达他反对军国主义的思想。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受到迫害，作品被烧，他本人也不得不流亡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要在莫斯科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底他获得苏联当局批准，向一些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被俘的德军官兵做调查，收集材料。这些谈话，再加上战地报道、士兵的信件以及其他文件就成了这部小说的原始素材。这部小说虽然不是报告文学，而是虚构的小说，但是却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忠于现实，史料准确，始终从包围圈里的官兵的视角，记述这一可怕经历。它继承了雷马克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传统，重细节真实，自然主义地表现战争的残酷、不惧怕用直白的手法描绘血腥的战争场面。从书中读者看到，在千里冰封的雪原上第六集团军官兵在包围圈中的悲惨景象。小说不是完全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地讲述。开头的两个月时间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重点叙述最后一周的经历，以此突出主要情节。小说涉及到几十个人物，然而又有重点地集中于上校维尔斯霍芬、士官格诺特克、军医西默林等几个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观察、叙述、思考揭露这场反人道战争的罪行。小说援引许多士兵的信件，又用电影剪辑的手法描绘了书中人物切身体会到的战争的残酷，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刺激。装甲车把壕沟里人的躯体碾成粉齏，雪地里横七竖八地露出死者的残躯，士兵疯狂争抢空投给养，瘟疫夺去一个个生命……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不只是客观地记录战争的苦难，而且书中充满对士兵命运的同情和对战争的道德批判。书中不仅描写了士兵忍受苦难、盲目服从、士气沮丧、悲观

绝望的心态,同时也写了在这个过程中痛苦反思和逐渐觉醒。他们认识到,元首是把德意志民族拖入深渊的罪魁祸首,纳粹赞美的为国捐躯的“英雄行为”不过是可耻的谎言。小说的最后两个幸存者关于德国未来的谈话表达了人们对于德意志人道主义新生的美好憧憬。

小说最初在杂志上连载,并在广告牌上以墙报的形式发表,被人们争相阅读,最后成书出版,当时在德国四个占领区内深受欢迎。后来东西德分裂,作者从东德到了西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很长的时间里该书未能再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历史的反思,该书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书中人物所说的“决不能忘记”,成了正直的德国人共同的呼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重读这本书,它会提醒我们,不能让历史重演。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上,仍有少数顽固战争分子拒不认罪,新旧纳粹势力,军国主义势力,还妄图东山再起,世界和平仍受到威胁的时候,普利维埃的《斯大林格勒》又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它在呼唤我们坚决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宁瑛

一位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国总参谋部军官说过如下一段话：

先生们：

我受第 97 号战俘营志同道合的军官们委托，荣幸地向诸位阐明这些军官的态度，他们亲身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他们认识到，这是一场丧尽天良的战争的必然结果。

“斯大林格勒”在战争史上将是一个范例，它证明一个军事上的门外汉和不讲情面的独裁统治者，如何把一场战役引向战争的关键转折点，由此导致一个英勇的民族必然毁灭的下场。一种永远不满足的野心，驱使希特勒把作战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对身边人员进行更换，在他周围只留下某些总参谋部人员，这些人不承认测量和计算技术是作战的基础，而是偏爱心血来潮的决定。尽管如此，希特勒统帅一定还要提出一道数学题，他所列出的方程式，一开始就以胜利和对方被消灭为前提。可是谁都知道，在一个方程式里，既有常数，又有变数。在作战时常数就是储备问题，后续武器、弹药和给养问题。这些问题在发动攻势之前，必须用测量和计算，给予准确回答。但是形势、部队的状况和对方的实力是变数。对变数做出判断，这是统帅必须具备的才能。但是常数是固定的，你不能用外行态度随意对待它，否则方程式是无法解开的，你会把胜利变成失败。

请允许我就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发生前和发生过程中的常数做一个简短的分析。德国军队的进攻浪潮，被苏联红军挡在了斯大林格勒。南边到达了伏尔加河。北边围绕工厂区正在进行着激烈战斗。大本营总参谋部的大地图上，只有一条单轨铁路通往斯大林格勒方向，而这条路又提前在顿河前边断了。只有一架惟一的桥梁可以越过顿河。全部的后续补给





都由指定的载重卡车和马拉车辆运输。道路一共有 110 公里长,这对于发动机和马匹都提出了非同寻常的要求。在师团的后勤供应部门里,只有 8 到 10 天的给养(弹药只有最初配备的数量)。即使把南部从罗斯托夫到阿布加内洛沃的这段铁路也计算在内,计算的结果也清楚表明,给两支军队弄到足够的后勤供应,特别是在严寒的气候到来之前,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此外,再加上运输工具的状况极为糟糕,这是不难想象的,大多数运输工具是法国出产的战利品。总的来说,人们只能按照投入现存的全部车辆的 30% 计算。应该说明的还有,从远在 200 公里之外的后勤供应基地弄来备件是很困难的,夏季行军时由于沙子的关系,发动机磨损得特别厉害。用马拉的运输力量来解决后勤供应,是远远不够的。装得满满的仓库位于距离战线很远的地方,缺少运输能力。

我们来想一想 11 月 8 日,那一天,希特勒说:“我们在去年所经历过的一切,这次不会再发生了。”然而事实却证明,尽管指挥当局提出了最严重的警告,冬衣和冬季的装备还是很缺乏,或者说根本就没运来。

11 月 19 日:苏联军队转入了进攻。结果:第六集团军被包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后勤基地的供应被切断了,南边那部分师团的仓库被摧毁了。少得可怜的动力燃料储存,大大限制了使用动力机车提供供应的可能性。冰天雪地增加了马匹运输的困难。

大本营保证说,空中运输机每天空运 300 吨供应物资,白天起飞不少于 150 架次。事实上一开始每天才运输 120 吨,最多相当于 60 架次。

我们面对的是客观数字。

日需要量是:

弹药	——120 吨;运来的是	——	40 吨
给养	——100 吨;运来的是	——	35~40 吨
动力燃料	——60 吨;运来的是	——	10~20 吨

这还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的,即增援是存在的,肉食品的需要通过宰杀马匹得以解决。

1月9日：最后通牒的日子。包围圈缩小了。寒冷、大雾和敌方的阻拦，使得空中交通更加困难。只有迄今为止运进来的1/3物资能够到达。这意味着每天为军队提供的弹药、给养和动力燃料，不是120吨，而是40吨，或者是需要数量的12%。

1月26日：包围圈越来越小。最后几个着陆点落到了敌人手里。给养只能依靠空投给养弹，这意味着，军队面临着饿死的危险。弹药打光的日子指日可待。准确地计算出这一天，是每一个统帅都做得到的。

我希望，通过引用这些客观事实和真实数字证明，希特勒从来没有下过工夫，计算数学里的常数，哪怕只是进行肤浅的计算，希特勒列出来的那个等于胜利的方程式，是永远解不开的。导致整个军队毁灭的只是外行？只是不可饶恕的轻率？只是一个野心家自我满足的残忍欲望？——事实永远是：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犯罪！

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意志军人的道德状况，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对这样一种罪行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有说服力的证明。1942年的夏季战役结束了，德国士兵怀着惊慌不安，但却忠实勇敢的心情，向更遥远的异国土地走去，向着东方，向着寒冬走去。他们怀着对希特勒的盲目忠诚。当包围圈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他们依然在拼尽最后的力气，在孤军搏斗。对于统帅希特勒的信任、服从和忠诚，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尽管这个人知道，牺牲是毫无意义的，他还是敢于对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军队冷酷地高声叫喊：“你们一定得坚持，我会在我的权力范围内竭尽全力把你们救出来！”他敢于把一支军队派到注定要灭亡的地方去。而兵士们相信希特勒，他们战斗，他们挨冻，他们挨饿，他们冲锋，他们死亡。

本来我今天有一个愿望：当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士们认识到，他们的信任被人以亵渎神明的罪恶方式滥用了，破灭了的时候，能够让在前线的你们，在故乡的你们，看见他们那种悲哀的目光。

我请求你们，战俘们，你们，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

战士们，回忆一下最后的时刻，回忆一下被你们抛下的那些伤员，回忆一下公路上那些绝望的人，那些绝望的面孔，那些追随着你们的询问的目光！

战俘们，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的士兵们！永远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那是格诺特克。

11月19日的前一天。奥古斯特·格诺特克手里拿着一把铁锹站在那儿。格诺特克、阿斯朗、胡珀、丁格尔和吉姆普夫正在加工最后一条战壕，它有8米长，2米宽，1.5米深。士官格诺特克、中士阿斯朗、二等兵胡珀、丁格尔以及列兵吉姆普夫，他们的着装毫无区别，他们都没有佩带肩章和任何徽章；他们的手和脸，就像他们的着装一样，毫无区别，似乎在很久以前，他们的手、脸和着装，是有所区别的，各不相同的。他们挖完了最后一锹土。胡珀和丁格尔，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两人一组分别去抬一副担架。他们的动作虽然缓慢，但却连贯；他们既没有抬头向上望一眼，也没有片刻休息。把铁锹插到土堆上，抬起担架之后，他们便慢腾腾地迈步走开，随即消失在大雾之中。这里是克列茨卡亚以东地区，位于顿河在克列茨卡亚和维尔卡奇之间形成的之字形弯道内，处于第三七六步兵师的防地内。在左边，也就是说在西边，顿河将初冬灰白色冰块翻滚着冲向下游；在右边，也就是说，在顿河弯道的那一边，向东走两天的路程，便是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这里紧靠着顿河弯道，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北翼。这里，前后左右、脚下和空中都是阵地。

军队对劳动改造惩罚分队下达的命令，是这样要求的：“让他们在前线，直接接受服刑惩罚。让他们在排雷、掩埋尸体、修建木排路等最困难和危险的工作中、在沼泽、敌占区、炮火下执行判决等等……”在实施规定中还写道：“军饷：减发军饷。服装方面：为防止开小差，军装上不佩带任何徽章。表示国家的徽章、领章、肩章一律摘除。住宿：应比其他部队住得差。通信：信件应受到检查。包裹不得交付本人，而应转交寄出单位保存。业余交往：禁止同其他战士或平民交往。照明：不提供照明。优待：特殊情况下，可由分队长提供优待。”

格诺特克来到这个部队已经 10 个月了,关于它的起源和组成,在一份军队命令中这样写道:“众所周知,战争使士兵堕落,每一次投入新的战斗,必然的后果就是纪律松弛;参战的时间越长,对士兵的要求越是苛刻,这一点就越明显。”上一次的冬季行动和进军莫斯科,使得士官格诺特克“堕落”了,他竟然在集合的队伍面前“公然拒绝执行命令”,或者换一句话说:是他过去的冲锋队战友和老乡,现在的连长,里德海姆中士把他带到这儿来的。士兵马蒂亚斯·吉姆普夫也是上一次冬季军事行动的“必然后果”。那天格外寒冷,树木冻得都断裂,发出喀啦喀啦的响声,寒风卷着雪片往脸上扑来。吉姆普夫站在冰封的谢斯特拉河后边的一条壕沟里。他的靴子张着嘴,穿着薄薄的军大衣。当团长来到前沿阵地视察的时候,他和其他人一样,手插在口袋里。团长和他说话时,他的回答却只是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就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也没有“并拢脚跟行礼”,正如副官不得不指出的,就这样,他成了部队“道德低下”的坏样板,就这样,后来他来到惩罚分队服役。中士阿斯曼不久之前才来到惩罚分队,两名二等兵胡珀和丁格尔,是不久之前随着一大批人,从格劳顿茨补充到这里来的。

格诺特克,还有吉姆普夫,先前是第四坦克部队的。当这支部队在冬季远征中,越过库尔茨克草原时,这些上一次冬季远征的“糟粕”,有时便与当地居民,大都是妇女、半大孩子,也有从华沙、布达佩斯、汉堡撤出来的犹太人,用绳索绑在一起,被用来清除雷区的地雷。这些人被驱赶着从左右两侧突过去,有的人被留在雷区内,有的被赶着往前走,有的被炸得血肉横飞,总之,一再会有新的“糟粕”,其他东部地区的居民,其他犹太人补充进来。这些分队像坦克部队、先遣部队和特种兵团一样,都是整个军队的组成部分,是向东挺进的攻势的一部分。

至于说到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他们不止一次地被气浪掀翻在地,他们的骨头被撞伤,皮肤被划破;甚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形,他们不得不把身旁那些被炸飞的男人,有时是女人的碎肉或肠子用手从脸上抹下来,而他们自己却安然无恙。他们之所以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因为他们所在的正面战场是由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部队接管的,或者是因为南部战线已经到了更缺少人力的地步,所以更需要这种“人类糟粕”。在旧奥斯卡尔车站上,他们两个人以及满载着像他们一样的人的整整一个车厢,被挂在正在行进的团队的车后,可是在瓦卢伊他们又被卸了

来。他们被分配到一个工兵分队里重操旧业，在雷区排雷和清除铁丝网等障碍物，与此同时炮弹在他们的队列中不停地爆炸。第六集团军的这次行动是在顿河草原上，深入到顿河的河套地区。来自挪威的水兵、偷盗军用物资的窃贼、神经受伤的飞行员、年老的辎重队司机，突然被招来顶替空缺，在战斗的炮火中他们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们永远留在了这儿的路上，而这两个灰头土脸，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这一次又逃过一劫。

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分队。

在顿河拐弯处北侧的河湾里，他们成群地躺在狭小的地洞里，到了夜间他们就像幽灵似的出来在沿河的洼地上活动，把棍棒并排连在一起，铺在路上。这是一些被战争折磨得劳累不堪，精疲力竭的人和被击溃了的团队中最后剩下的残兵败将，他们在这里，不只是因为炮击，而且还因为发烧和心力交瘁而到了崩溃的地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个星期了，德国军队的挺进被拦截在克列茨卡亚和维尔卡奇之间的地区。在克列茨卡亚，红军已经为了下一步军事行动控制了一个桥头堡和一处出击地点。在第六军团向南推进，从卡拉奇越过顿河，穿过顿河——伏尔加河草原，直达斯大林格勒，并深入到迷宫一样的断壁残垣时，军队只好停下来，就地作战，就地死去。德军的大批兵力在克列茨卡亚和克列茨卡亚的苏军桥头堡遭到拦截，这构成了对斯大林格勒东北战线侧翼的严重威胁。罗马尼亚人的第四、第五军团驻扎在那里，后边是德军第四十八装甲军团和第十四、第二十三装甲师，还有一半由德国坦克，一半由法国坦克拼凑起来的罗马尼亚人装甲师。战斗的激烈和伤亡的惨重，与这么大量的兵力聚集在一起是有关系的，临近的德国步兵师情况也是如此。那些一再重新铺设的，漂浮在河上的木排和工兵搭建的浮桥，一再被苏军炸得粉碎，几周以来德国士兵的尸体在顿河上漂浮着顺流而下。克列茨卡亚以东和东北部的草原上和丘陵地带有许多死尸，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成了埋尸兵。

直到十月他们几乎将自己所在营里的所有人员（除去那些由伤员集中点转运到后方的人以外）全都掩埋了，其中包括三个连长和一名营长。营级军官可以得到一口木板棺材，连级军官用帐篷帆布裹尸，普通士兵则用他们自己的卧具，这是上面给墓葬军官下达的指令，也许有过这样的指示，可是在这里行不通。在这里甚至有人数很多的葬礼，即便



半个连的人都埋葬下去,也听不见鸣礼炮的声音。随军牧师被叫过来,站在那些偶然路过这里,就被拉来的卫生兵、辎重运输人员、卡车司机面前致悼词。死者下葬的这一庄严隆重的环节已经无须像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这样的人在场了,他们只是在远处继续挖一个又一个的坟墓,当他们不时抬起头来看一眼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葬礼的见证人。

10月已经到了,10月也过去了。

现在是11月了。

雪天的空气格外寒冷,地的表面冻得邦硬,铁锹和地洞上蒙着的雪被吹走了,有的地方还结了一层薄冰,从洼地和顿河上空涌来像从一个大洗衣房里出来的浓雾,笼罩在整个地带。在雾的最上层不时有亮光出现,像闪电一样。然后就听见大炮轰鸣,在不知什么地方,在裹挟着污泥、冻土块和柔软的雪的雾气中射出了一道喷泉。碉堡和战壕里的人都藏在里面。领弹药的人,天没亮就来领取弹药,领饭的人则到晚上才动身。白天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把头伸出来。

只有搬运尸体的人能够自由地走来走去。

在这种天气里他们比平时更像在雾气中穿行的幽灵。一个人在前,一个人在后,他们和抬着的装着尸首的担架融为一体。在浓雾中一切东西看起来都变了样。一个骑马的人突然出现,看起来仿佛是骑在一条狗的身上。胡珀和丁格尔以及他们二人中间抬着重物,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以及他们二人中间抬着重物,使人联想到的不是什么的,而是装载着货物,慢慢向前行驶的小船。

由俄国妇女和老人挖的壕沟现在又被阿斯朗、胡珀、丁格尔、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几个人扩宽了,成了一座合葬墓,前几天被分散掩埋和临时掩埋的死者,现在又被重新挖出来,埋到一个集体墓葬中,成为希特勒在他向东进的路上为自己竖立的无数纪念碑中的一个。但是两天前由28辆坦克和一个步兵营发起了对苏军阵地的攻击,结果遭到失败,这件事改变了墓地指挥官的安排,挖好的坟墓除了安葬那些已经死了几个星期的人外,也接纳坦克分队和冲锋营中死了的将士。一切都表明,这儿的葬礼举行得匆匆忙忙,这里又将出现一座“被遗忘的坟墓”,而且不是第一座这样的坟墓;被解除军衔,摘掉荣誉标记的墓葬兵已经成为在其他情况下惟一和偶然的“荣誉见证人”。他们看见,有一阵在坟墓的另一侧,指挥下葬的军官和忙得不亦乐乎的营部随军牧师

突然露面,牧师对着雾气说了些别人既听不清,也听不懂的话,然后,像匆忙出现一样,军官和牧师又匆匆消失了,接着墓葬兵又继续干活,并且把挖好的坑用土填上。至于说到裹尸布、卧具和帐篷,这时已经是11月中旬,严寒的季节已经开始,一支军队的冬装数量根本不够,甚至就压根儿没有运到,那么帐篷和被子还怎么能给死人用呢?——只需要一块破布,把拣到的残缺肢体包起来,然后从拣到的地方运到沟边就行了。同一块被鲜血浸透了的帐篷帆布要重复使用多次,而且夜间还要放在潮湿的土地上,给墓葬兵们当卧具用。

胡珀和丁格尔走回到挖好的坑边,一个站在坑这边,一个站在坑那边,他们把担架放下,翻个个儿,抬着的东西就像一只装满的袋子,一下子掉到底下——这又是一具重新挖出来,被被子和冻硬了的泥土裹着的尸首。胡珀和丁格尔又抬起担架,没有休息,没有抬头望一眼,接着干活,他们又消失在浓雾中。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也来了,他们做了同样的动作。假如他们抬的是死去的坦克驾驶员或者坦克炮手,那么就把武装带和皮革制品,以及口袋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到中士阿斯顿的身旁,阿斯顿则像一根柱子似的站在那里,一句话不说,在胡珀和丁格尔,或者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每出现一次后,他就在一张纸上画一道线,每四条线上再画一道横线。他们相互不交谈,就是在这儿,在浓雾中也不讲话,虽然这儿避开了监视。这好像不是因为严格的规定;而是他们已经不习惯讲话了,就好像他们在坑道里过夜,早就不习惯温暖和光线了一样,(尽管这光的来源及其微弱)。当格诺特克和吉姆普夫走了第三趟或者第四趟时,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炮弹的碎片在空中呼啸,炸起来的土块又重新沉闷地落到地上;虽然气浪没有触及到他们,但是爆炸引起的浓浓的烟雾像一股暖流从他们身旁掠过,然后就和白色的雾气融为一体,他们两人似乎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情景。他们仍然继续走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卸下他们抬的重物,转身离开,再次抬着尸体走回来。壕沟里16立方米的空间在等着他们用被击毙的尸体填满。而且不是所有运来的死者尸体都是完整的。例如在冲锋营指挥所的驻地,他们得从周围结了霜的灌木丛中摘下来挂在上面的残肢断臂和血红的内脏器官。

有一次,一连几天那种由劳改惩罚分队的队长提供的“特别优待”落到了格诺特克的头上。那时候,他像今天的阿斯顿一样,不必再每天

搬运尸首，而只是从早到晚地站在壕沟边，看着别人怎么样用沾满泥土的尸体填满壕沟。那些尸体有的面部完全扭曲变形，有的仍旧徒然地睁着眼睛，有的缺胳膊短腿，有的只剩下半个身子，成了面目全非的碎肉。

“最亲爱的泽普……”、“我亲爱的可怜的卡尔……”、“亲爱的宝贝……”、“亲爱的儿子……”、“亲爱的哥哥和姐夫……”、“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宝贝汉泽曼……”和“我最最亲爱的小家伙……”。这些是写在他收拾起来一些信件上的称呼，晚上他要把它和其他拣到的东西放到一起，列出清单，注上姓名，交给墓葬军官。“亲爱的宝贝！”、“我亲爱的丈夫和爸爸！”这是来自遥远的，已经下沉的彼岸的声音，而且它们再也到达不了一个像格诺特克那样人手里。无论如何，他知道，这些应该收到信的人——当时还是9月，艳阳高照，大地已经干枯——已经像干枯的木柴那样倒在草原上了，他们又被人像枯木柴一样堆到一起。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会肿胀，变得沉重一些，而后来，又过了一些日子，（白天的温度已经到了零下25到30度了），他们变得僵硬，躺在担架上像石头一样沉，而且交叉着冻成十字形的尸体或者坐着冻僵了的尸体，搬运起来更费力，也必定需要占更大的空间。

“亲爱的宝贝儿子……”和“你可要留神啊……”和“你千万别往前靠……”还有“小心，别让脚冻了，可以用厚纸壳儿做双鞋垫……”。所有这些信件里写的那些话，不管是对于草原上已经干枯了的尸体，对于秋天新死去的尸体，还是在严寒里冻得硬邦邦的尸体，都不能再感动它们了，这些话都成了与任何人都毫无关系，毫无意义，毫无帮助的喃喃呓语，对这一点，格诺特克确实知道得更清楚。此外在信中还写了什么，不外乎希望、前景、关于战争形势的评头论足，对于格诺特克来说，这都过去了。他现在正处于不再有任何希望的境地。

“……带着渴望期待战争结束，怀着更大渴望等待战役后的第一封信，好让我放心，你……”等等。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终结呢？第一天和第一封信接踵而至的又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

“……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可惜还一直看不到尽头。随着这座城市的占领，今年的进攻战斗肯定会告一段落。假如我们能顺利地及时拿下克鲁绍夫——玛米索夫和克罗伊茨隘口，战争至多会在高加索

继续进行,因为在高加索以南的地区,冬天也可以进行战斗,这样也许我们还可以至少占领巴库油田。”

“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战一直在进行。今天在新闻报道中又播出了战况。我很想知道,它何时陷落?也许星期日一早就会有报道,它已经完全落到我们手中了!”

总是斯大林格勒,但是格诺特克对这个尽人皆知的概念也无话可说。他的往昔(他不想为自己的过去辩解)十个月前就中断了,他的今朝没有周围环境,也没有地理意义上的圆周。

潮湿、寒冷、地洞。夜间也在滴水,夜里沙子也纷纷落到脸上。在11月的那天,下午3点天就已经黑下来了。大雾像一股湿漉漉的灰色洪流罩在一连串的碉堡、壕沟和交通壕以及铁丝网上,把一切都盖住了,最为阴森恐怖的是那些草草遮住的壕沟,那些被踢出来发配到劳改惩罚分队的人,在岗哨的监视下,坐在拣来的,已经腐烂了的芦苇和亚麻帐篷上,呆呆地凝视着,等待即将来临的第二天。

第二天是11月19日。

这个地区是在克列茨卡亚附近,正面朝北。左翼是苏军的桥头堡,中间是一片宽阔的无人地带,是低洼地,上面生长着灌木丛,到处都是池塘和小湖泊,变成了沼泽,灌满了流沙。右边沿着前线一直抵达顿河河湾的东头,是一片沟壑纵横,丘陵起伏的地区,几周之前苏军的炮兵和步兵一直在激烈争夺这一地区,而且在部分地区成功地突破了德军防线,这些地方此后就遭到德国飞机不间断的轰炸。

第二天,格诺特克一觉醒来,他本来会数那些从壕沟的顶梁上落到他身上的水滴,但却像他旁边的伙伴一样,被这突然降临的寂静从微睡中惊醒,还有那个哨兵,他头戴钢盔,手握上着刺刀的长枪,像一块灰色的石碑似的堵在地洞的入口,他们也会做数水滴这样的事情。好久以来格诺特克已经不再数水滴了,但是对于这突然降临的寂静,他和其他人的感觉是一样的。他觉得,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再也听不到屋子里的钟表滴答滴答走动的声音了。

破晓之前当他和其他人已经走在通往干活的地点的路上时,周围仍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阿斯朗,还有胡珀和丁格尔不止一次相互望着,惊讶地回转身去朝北边看,平时苏军的炮兵正在那里忙着,他们也越过沼泽地区,向翻滚的浓雾中的顿河和苏军的桥头堡方向望去,